

史中兴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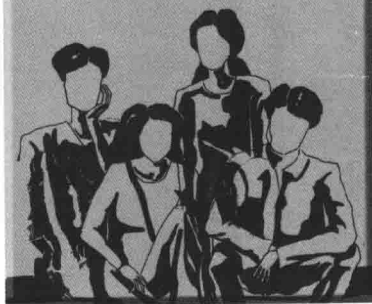
隔世



作家出版社

史中兴 著

隔世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隔世/史中兴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3. 3

ISBN 7-5063-2626-4

I. 隔… II. 史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9805 号

隔 世

作者: 史中兴

责任编辑: 刘 方

装帧设计: 李颖明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300 千

印张: 10.25

插页: 2

印数: 001-6000

版次: 2003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626-4/I·2610

定价: 1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- 一、伉俪之间 / 1
- 二、大学时代 / 21
- 三、又见故人 / 39
- 四、校园风景 / 69
- 五、友情重温 / 95
- 六、农村课堂 / 119
- 七、热点人物 / 136
- 八、晴天霹雳 / 155
- 九、眼花缭乱 / 179
- 十、走火入魔 / 204
- 十一、出乎意料 / 221
- 十二、生死搏斗 / 244
- 十三、一波三折 / 261
- 十四、各奔东西 / 285
- 十五、路在延伸 / 308

一、伉俪之间

1

过期的工房，窗户狭，空间小，朝向不好，高悬西天的火球正对着窗口，空调又出故障，房间像个蒸笼，床侧小风扇旋起的风，吹到身上也是火燎燎的。

躺在床上的男人不年轻，额头湿漉漉，才从水里捞出似的，在这样的蒸笼里和女人肌肤相亲，意义远远超过事情本身，他意识到自己的活力，找回了青春的感觉，还没有丧失征服女人的力量。这种力量并非来自他的身体，他的目光从身畔女人移向堆在墙角的几捆书上，那是身边这个女人刚刚出版的新作，他的评介锦上添花，这本书能上畅销排行榜，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。

女人脸上罩着浓重的红晕，“我又有了灵感，下一部书我用日记体，我的情人名单上要加上你。”

“别胡闹！”

“瞧你紧张的，我不写出你蓝天霖三个字，用个代号 Lc。”

“你啊，吃不消你。”

“你后悔了？”

“不，认识你太晚，我已经老了。”

女的情绪还在高潮里，“爱是不讲年龄差距的，默多克老不老，

70岁的人了，30来岁的女人依然爱上他，传媒不也炒得热火朝天吗。我书中的主人公有句名言，爱不用互问年龄，不用互问身份，不用互问国籍！”

“我的评介，引了你主人公的这段话。这是情爱观念的又一次思想解放，具有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代的特点。”不是这三个不用问，他也不会克服情绪障碍，心安理得地躺在这个小女人的床上。

“亲爱的，你永远跟得上时代，你的心态永远年轻。”

蓝天霖笑了，“三十年代有个莎菲女士的日记，你这个莎菲菲，把那个莎菲远远甩在后头。”

“新的世纪，自然是新的人占据舞台中心位置。”

“你的书已经产生轰动效应，你也是当今的一位名女人啦。”

莎菲菲把脸凑近，“离不开你这个名男人的提携啊，听着，我要让这个轰动效应持续下去，下一部书就从今天我们俩在一起开场。”

“我说了，你别胡闹。”蓝天霖边说边套上T恤，从床上坐起，“我该走了。”

“老婆等你吃晚饭？”

蓝天霖想起，今天是老婆的生日。

莎菲菲善解人意，“我不留你。”也跟着下了床，拿毛巾揩去男人额上的汗水，端上一碗莲子绿豆汤，“方才辛苦了，先吃点垫垫。”她红着脸儿，意犹未尽地指指碟子里一只红须没有扯净的玉米棒子，“你看它——嘻嘻。”欲言又止。

这个风骚娘们，蓝天霖听出她的联想，拿起玉米棒子啃了两口，新上市的时鲜货，是成熟期采摘的，颗粒饱满，糯性足，特别可口。

“锅里还有，带两个回去，你老婆也喜欢啃玉米。”

这个小女人，到他家去过，那时他家也住这幢楼，老婆还是外文系总支书记，莎菲菲是外文系新闻人物，在校期间就发表过作品，书记自然有印象，莎菲菲到家里说事，书记就招待她啃了一只玉米！

事后蓝天霖责怪她，“你怎么跑我家里来了？”

莎菲菲淡淡一笑，“你怕什么？我不做你的第三者，我不要完全占有一个男人，任何一个男人也别想完全占有我。”话虽这么说，蓝

天霖老婆当上校党委书记，蓝家搬进宁园后，沙菲菲再也没有登过门。

蓝天霖看着又端上来的两只玉米棒子，犹豫了一下，没有拿。不能把老婆的生日亵渎了，带回去的该是一束花。

他在这住过，知道出门左拐，马路菜场边上，有家规模不错的花店。

这条菜场马路完全变样了。

铺盖在这条路上的菜摊饮食店，堆成山的西瓜，狼藉满地的瓜皮菜屑，给鸡鸭鱼鳖开肠剖肚腥臭不堪的活杀场，沸腾的油锅，冒热气的蒸笼，连同水泄不通的人流，讨价还价的喧嚣，一齐从烈日蒸烤得发软的路面上消失，惟独这家花店，扩大了铺面，层层叠叠，花木繁茂。

老板认得他这张老面孔，问他怎么长久不来了，他笑笑，早就搬得远远的了，用不着说给老板听。

捧着一束透明塑料纸扎着的灿烂开放的玫瑰，他招手上了一辆出租车直驶宁园。

“这花好漂亮啊，蒋老师一定喜欢！”闻声开门的彩娣，也是一脸灿烂。她是经过家政培训的佣工，反应灵敏，动作麻利，把花插进花瓶，客厅里顿时增添一股令人赏心悦目的生意。

蓝天霖换上拖鞋，沙发里一靠，浑身舒坦，室内的温度调节得恰到好处。一杯温热的咖啡送到面前，咖啡的味道也不同了，煮得恰到好处发出的浓香是以往吃惯的速溶咖啡无法比拟的，报纸也摆在应该摆的地方，以往找一份隔日报纸要东找西翻乱七八糟弄得人心烦，现在十余份报刊分门别类有条不紊随手可拣一份也不短缺。一切都不要他动手，论养尊处优，他远远超过读书时代见过的那些教授先生们，用佣工是剥削阶级意识，这是那时的观念，现在有现在的观念，用一个佣工提供一个就业岗位，下岗工人又多了一条出路，也算是对再就业工程的一份贡献。他顿时自我感觉良好，轻松地站起，客厅里来回走动，从这一端到那一端，数数正好 22 步，这么宽敞，把大学时代的全班同学拉来开舞会也绰绰有余，毕业 30 周年的聚会，说定谁房

子大到谁家，在留在本市的同学中，他家自然是首选，可谁也没有提议到他家，不知为什么，他也没有主动提出邀请。

夕阳收走最后一抹余晖，室内昏暗，对面墙上那片倾泻而下的巨瀑依稀仍在翻滚，这幅摄影作品捕捉到了壶口瀑布的神韵，黄水从壶口向下，不怕跌落，不怕粉身碎骨，不怕从高位跌到底层把自己变得渺小，一落千丈中，崖摇地动，水雾弥漫，这股强悍的气势，给人一种刻骨铭心的震撼。可他才去过壶口，黄水断流，壶口瀑布的吼声不闻，气势不见，翻江倒海的蛟龙成了悄没声息的泥鳅，媒体炒得热火朝天的跨越飞渡，十足的商业噱头。画面上的东西不等于实际存在的東西，人们却常常被画面引入虚幻之境。

在厨房忙活的彩娣突然喊了一声啊哟，他走去一看，能干的彩娣竟然涨红脸，一手拖着一只肥硕的龙虾，另一只手的一个指头被龙虾的钳子牢牢夹住，他上前拿刷子敲龙虾的头，龙虾松了口，退出指头，彩娣看着指头上深深的印子，很不好意思地，“吓死我了。”

他轻轻呵了一声，彩娣这张脸，很像他一个朋友的女儿，如果彩娣也生在那个朋友家，就不是伺候别人而是被别人伺候的小姐了。

彩娣厨艺不算拿手，做事却极为勤勉，大理石台面上的电饭煲、闷烧锅、微波炉摆得整整齐齐，擦得明晃闪亮，连油烟机也没有一点油垢，让人看了只有赞赏的份儿，他关切地看着她，“要紧吗，拿护创膏包一下。”

“皮老，不得事的。”

电话铃响，蓝天霖慢悠悠拿起话筒，十次铃响，九次找的不是他，果然，是外事处负责外宾晚宴的，催问蒋书记有没有动身？他扫兴，急匆匆赶回家跟老婆一起吃个生日晚餐，这倒好，老婆另有安排了。

又一个电话，是医院来的，报告内科戚教授已经出访归来，请蒋书记安排时间去做体检。

第三个电话，他懒得去接，铃响了几声，那边知趣地挂断了。

彩娣摆好了餐桌，迎着蓝天霖说，蒋老师来过电话，她晚上回不来，请蓝老师先用。在称呼上，彩娣起初学家里来的客人，叫女主人

蒋书记，蒋远帆纠正她，叫我蒋老师好了。一碗水端平，对男主人也不叫蓝先生改叫蓝老师。

餐桌是西式的橡木长桌，柔和的灯光下，他独坐一端，大瓷盘里躺着龙虾，由青变黄的壳，光泽诱人，一小碟清醋，浸着金色的姜末，香气扑鼻，还有一杯红艳艳的 XO，这等美酒佳肴，竟没把他肚里的馋虫勾出来，吃也得有个好心情，有个温馨氛围，肠胃的轻缓吸纳，需要愉快的情绪，就像下午在沙菲菲身边啃玉米棒子那样，此刻独饮独用，纯粹成了机械运动，没有乐趣可言。

他剥下龙虾头，“彩娣，你拿去尝尝。”

彩娣不跟主人一个桌子吃饭，厨房里有他的一个角落，主人的高档菜她不沾，蓝天霖怕她又不要，拿筷子夹起龙虾头等着，谢谢，听到这一声，他映着灯光的脸开朗了许多，我们是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国家，你我分工不同，不该有主仆之分。不知怎么的，说这话，他有点虚伪的感觉。

收拾餐桌的时候，彩娣看着他的脸色说，“蓝老师，我妈病了，今晚我请假回趟家。”

“你去吧。”这点主，他是能做的。

他起身走了几步，到门边就停住。餐后散步曾是他的老习惯，如今不行了，不是没有空间，寓所外面的几千平方米的大园子，有长青的松竹，有芬芳的花草，有权有钱的人多，有文化的人少，车来车往，相互悄悄比试着的是谁最有款有型，少有在园子里散步的，他一个人在那里转悠，弄不好被人看成无所事事的闲散人，蒋远帆这么点拨他，用的是开玩笑的口气，他回敬道，“领导同志的丈夫连散步自由也没了？”“大名人，你要饭后百步走，这客厅还不足够你走的？”这种不伤脾胃的小摩擦蒋远帆总是占着上风，没办法，名气的优势不及权力的优势，名气写在纸上，权力落在实处，住了多少年的底层，他打了多少要求改善住房的报告，屁用没有，老婆当上书记，任命还未宣布，管房屋分配的处长就主动上门了。远帆说的不错，客厅确实大，两个来回就接近一百步，不过完全不同的境界，走了几十个来回，就是找不到户外散步的那种感觉。

打开电视新闻频道。

蒋远帆微扬着脸，正在一个什么会议上侃侃而谈。老婆最初上电视，他看得很仔细，衣服、发式，举手投足的眼神、姿态，怎样既合领导风度，又不失中年妇女风采，事后他都一一加以评点，这是很重要的形象工程，当领导的也在走向市场，也要对观众表现出人情味亲和力，为自己赢得票房价值。官场是个培养演员的地方，短短几年，老婆在镜头前的表现已经沉稳自如，驾轻就熟，像个资深演员那样无懈可击，再不需他多嘴多舌。过去他还能帮助起草讲话稿，有个性的语言，有针对性的警句，常常取得上佳现场效果。现在老婆语言流畅，出口成章，同样掌声满堂，需要稿子的场合，自有秀才动手，无需他来捉刀。在老婆面前，他已无优势可言。

电话铃又响，不接，可它响得很顽强，较劲似的，你不接，它就不停，最终他不得不抓起话筒，原来是儿子蓝时英。

“老爸，请妈妈听电话。”

“你好吗？”蓝天霖要把话引入自己的轨道。

“fine.”

“我想也是。你们这部帝王戏很卖座，一炮打响啦。”

“我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”

“有点儿陶醉了吧？”

“没有的事，我要再接再厉，拍续集，把蛋糕做大。”

“看不出，你野心倒很大。”

“我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”

“什么东风？”

“这事你帮不了忙，得跟老妈说。”

蓝天霖脸一沉，口气还是很平和，“时英，你妈还没回来，你先说给我听听。”

“引导舆论要老爸帮忙，解决实际问题，我要找妈妈。”

蓝天霖鼻子里哼了一声：“实用主义！”

“对不起，我要接个长途。”那头啪的一声挂断电话。

唉，蓝天霖摇头，无可奈何地放下话筒。

他又在室内兜起圈圈，最后站到窗口。

茫茫夜空，像个大蒸笼，热烘烘的夜幕把一切都笼罩了。

他在儿子心目中的光辉形象，也变得朦朦胧胧。

亲情也讲究实用价值，他和蒋远帆在儿子心目中有了不同的定位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他也模糊了。

“蓝老师，浴缸热水放好啦。”

“彩娣，你不是要回家，还不走？”

“我就走。”彩娣随手拎起收拾好的塑胶袋步出盥洗室。

2

灯河灿烂轿车首尾相衔的马路上，这辆锃亮的别克与众不同，一盏红灯车顶忽闪个不停，神气活现。公安部门的车红灯开路是执行特殊任务的需要，领导同志时间宝贵，红灯开路也是工作需要。车辆的长龙被十字路口的红灯拦着一律匍匐不动，只有它不受约束，惟我独尊地出列穿越而过。

蒋远帆仰靠在舒适的后座上，感觉好极了。从车窗扫视着通明透亮橱窗里的旗袍、纱裙、提包、皮鞋、钻石饰物，她曾经是个喜欢逛商场的女孩，那时没有这么多花花绿绿，一双带襻儿的方头皮鞋就够她羡慕的。那时女孩穿着也没这么露，短裙升到大腿根，薄衫乳峰遮不住，裙衫两分开，让出肚脐来。脚指甲血血红，拖鞋满街走，夏天真是女孩子展示美丽的天然舞台。可惜这个舞台不属于她。她的时间全泡在开不完的会议谈不完的话上。身份不同了，也不是这个年纪了，她不反对却也不能认同这种露。上趟出访，穿了露背衫逛了趟商场，是个大大的例外。那才自由自在，逛得痛快。在本市就不行了，她不想让本校的老师学生看见自己在商场里无所事事地闲逛。反正需要什么，小米都会去办，不用自己操心劳神。

“小米，待会儿校刊送稿子来，我不看了，你按记的核对一下。”

小米是个替领导服务非常到位的秘书，蒋远帆讲话，无论长篇大论还是三言两语，有秀才写好打印出的讲话稿还是即兴发言，她都一

一记录，`重要会议有录音有专门记录，她也不让自己闲着，依旧埋头记录，蒋远帆起初并未交给她这个任务，发现她如此勤勉，颇为赞赏，她的记录既原汁原味，又在起承转合标点符号处做必要的文字加工，深得蒋远帆信赖，今天，蒋远帆又把审稿任务下放给了她。

“远帆同志，您今天讲话总结的政治工作经验带有方向性，市里的电视台给了很长的画面，我们校刊应该发全文。”

“不，还是发摘要，你来摘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上期王校长的讲话发什么位置？多大篇幅？”

“一版上半部，报眼除外？”

“我的篇幅不要超过太多，也是一版上半部，报眼也拿下来，不要转版。”蒋远帆最讨厌的就是转版，在市里大报上，有她参加的重要活动的报道，多数没她的大名，偶尔出现名字，也是在文末，偏偏编辑又是拦腰一刀，一版留个上半身，下半身甩到后面几版一个莫名其妙的角落，啥人会有兴趣去寻啊。校刊不同，这是她的舞台，头号明星是她，她可以过把瘾。

“是不是配发一张讲话照片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我说应该发！”

“人家会不会说我个人突出啊？”蒋远帆指的是校长，她当学生的年代，校长是民主人士，埋首书斋的好好先生，学校的方针大计，人权财权，全是殷东安说了算。这个校长不一样，党员，博士，喝过洋水，又比她年轻，不像她多年媳妇熬成婆，是乘直升机上来的，一来就抓权，大的冲突没发生，小摩擦经常有，你书记是 NUMBER ONE，他校长也是 NUMBER ONE，你这趟来了张照片，他下趟也一定照片一张。

小米懂书记的话外音，立场很鲜明，“电视都拍了，发张照片，别人有啥好挑剔的？”

“说得有理，让校刊去决定吧，我不参与意见。”

小米心领神会，校刊是书记分管的，心向着书记。

“小米，校庆会上来宾的发言，都落实了吧。”

“这是校办负责的，党办不便插手。”

“这不又来了，都在一个楼，两个办公室就是不通气。”

小米察言观色，“为市领导拟的讲话稿，你还没过目就送上去。”

蒋远帆含而不露，“市领导的讲话还用我来审查吗，就让他们送吧。”

“远帆同志，两个校办企业举办十周年庆典，请您题词。”

“题词太多了，你给我回断掉。”蒋远帆知道自己的字，为了应付题词，每天抽半小时做了几年强化练习，无奈权力不能在字上产生立竿见影效应，长进不大，蓝天霖也在一旁泼冷水，说笔画野豁豁，没章法。可是校属的单位，包括公司企业和宾馆，请求题词者却日益增多，也许就像追星族喜欢沙嗓子唱法一样，人家喜欢她的就是这种野豁豁。不过题词太多会有人闲话，应该稍稍控制一下。

“我打听过，王校长已经题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也只有随大流啰。”

小米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自己的新房装修，这两个单位的总务处可没少帮忙，若是拿不到题词，对人家怎么交待？题词的参考文字，两个单位各提供一个，连稿酬也附上了，一字千金。

别克经过新家附近，小米没有下车，她算得是蒋远帆家里的一名编外成员，她和蒋远帆待在一起的时间比这个家庭的正式成员要多得多，别克进了宁园，她随在蒋远帆身后进门，她要在蒋远帆家里把摘要弄好，蒋远帆过目后，传真给校刊，然后才能回自己的家。

蒋远帆一眼看见桌上鲜艳的玫瑰，“哟，谁送的啊？”

蓝天霖心里不快，“你期待谁送啊？”

蒋远帆明白过来，蓝天霖今天居然想起她的生日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！

“赶回来跟你一起吃生日晚餐，你倒好，去赴宴会了。”

蒋远帆晃了晃头，“没办法，身不由己啊。”她看厨房门开着，“咦，彩娣呢？”

她妈病了！我让她回去了。”蓝天霖一副理所当然的口气，这样的事我总可以做主的吧。

“啊，”蒋远帆想起来了，“她早上跟我说过，”这样的事，也还是要先得到她的批准。

每晚到家，喝一杯清凉红枣莲子羹，然后等冲浪浴缸放满水，进去泡上三刻钟，彩娣不在，今晚谁动手啊！

“天霖，能为人民服务一下吗？”

从前，蒋远帆不开口，他也早去厨房了，说不清啥原因，如今他老大不情愿，碍着小米在，他戏谑地说，“随时听候首长的吩咐。”

“我好了。”小米是个快手，把摘要交到蒋远帆手里，赶在蓝天霖前头进了厨房，从冰箱里把红枣莲子羹端了上来。

蒋远帆在稿子上改了两个字，交小米传真，端起莲子羹，用小匙慢慢舀着飘浮在上面的枸杞子，开会、发言、批文、接待、宴请，连轴转了一天，只是在此刻，蒋远帆才觉着一份轻松一份随意，一份想跟家人说点什么的愿望。

“天霖，明天校庆，你回来参加大会吧。”

“让我坐哪里？”

“自然是贵宾席啰。”

“我是文化名人，主席台没有我的席位？”

“位子摆不下了。教育部领导，市党政领导，校党政领导，还有有关部门领导，要坐满两排，不能再安第三排了。”

蓝天霖愤然，“摆个座位也是官本位，真是没劲。”

“你要来啊。”

“好吧，去给老婆捧场就是。”

“晚上在大剧院，中央芭蕾舞团为我们校庆专场演出，市里的领导都请了，一起去看吧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就不奉陪了。”

“有活动？”

“校庆大会以后，系友会有活动，同学们分手几十年，天南地北，好不容易聚到一起，总得一起痛快地聊聊吧。”

“该不是托词吧？”

蒋远帆说对了，系友的聚会没说延续到晚上，蓝天霖是不愿做夫人的随从，坐在第10排位子左右前后的，肯定是市里的头头脑脑，人家是男人带着老婆，他这个大男人却是让老婆带着，尽管他自信自己的艺术欣赏素养要高出他们几个档次，在那场合，他得闭紧双唇，聆听人家对演出发表的高见，明明十足的外行话，不好点破，甚至还得心地附和几句，中间休息，头头脑脑被请进贵宾室，他跟进去，十足附庸一个，不跟进去，一排位子上，只剩下他孤家寡人一个，那心里可不是个滋味，这样的经历有过一次，他就宁愿自己掏钱买票，坐到剧场里自由自在，舒舒坦坦，也不要跟在老婆后面受这个洋罪。何况，他被邀请坐贵宾席看戏的机会也有的是。

蒋远帆清楚丈夫的心思。男人做了官，夫唱妇随，女人做了官，丈夫跟在后头，就不惬意，好像受了委屈，封建意识，不可救药，封建社会还出过武则天那拉氏呢。不开化的男人讲究多，制度是他们订的，会见外国人的礼宾场合，明文规定带夫人的，却不规定可以带丈夫，官都该是男人当的，已经约定俗成了。蓝天霖心理不平衡，她理解，这是个不甘寂寞的角色，有名气却无官职，心里不舒坦，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了。好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改变，权威人士透露，蓝天霖在报刊上发的文章，紧跟主旋律，对于营造正确的舆论环境起了好的作用，任命他做局级研究所长的文件就快下达，她在考虑要不要把这个信息告诉蓝天霖，这个男人莫名其妙的自尊心，常常让人受不了，于是吩咐小米，你可以回去了。

“天霖，明天看戏，不是你陪我，我们是平起平坐，你也就快是一个局级单位的头头了。”

“我不稀罕。”蓝天霖一副无所谓的神情，内心却翻腾不已。给他安排的事传闻了许久，每次都莫名其妙地中途搁浅，看来这回要成为事实，他总算搭上了末班车。不用互问年龄，小说里爱怎么写怎么写，现实生活里，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。按他的素质，在专业上成为一流的科学家，没这个可能，那需要天赋，需要数十年如一日地夙兴夜寐的努力，他没有这份天赋，也缺乏这份耐心，当官就不

同了，你能当，我也能当，“文革”夺权，斗得你死我活，西方竞选，相互骂得狗血喷头，还不是为了这头儿你当不如我当。手里捏着权力的魔杖，谁不会挥舞啊。明天将要聚会的这届毕业生里，成为一流科学家的没有一个，当上高官的倒有几个。就说自己的老婆，一所名校的党委书记，也算个不大不小的官儿，不也当得有滋有味嘛。而他，大学时代，几千人里挑一的学生会主席，全市各界人士集会上代表最有希望的未来一界的风头人物，也不知为什么落得像现在这样不痛不痒地摇摇笔杆。嗯，这一回，本人的作用影响，总算得到承认，承认来得太晚，还是个谁也不拿它当回事的破研究所，聊可自慰的是级别，他已经是教授，好听的说法，相当于局级，他要的是货真价实的局级，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市管干部的行列。他有点儿兴奋，“远帆，这所长怎么当，还得向你书记大人讨教呢。”

蒋远帆没答腔，拿内衣进了盥洗室，调节好水温，她打开音响，夫妻嬉戏同浴的日子早就过去了，她躺在浴缸里，听着理查德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，流畅华丽旋律化成的涓涓溪流，滋润着她的心灵，激荡着她的情怀，恬静优美诗一般的梦境使她深深地陶醉，生活中还有这种令她魂牵梦萦的境界吗，原先不曾有的期待意外地实现了，脱离所学专业，做到这个级别的官儿，而且做得如鱼得水，游刃有余，是她没有梦想过的，她梦想过的爱的草原，却日益风化，成了一片缺乏雨露滋润的荒漠，不是吗，她跟蓝天霖之间的交流已经变得非常公式化，常常令她烦躁，她不再享有肌肤相亲中得到的那种满足，她感到孤寂。

不再去想了，她微微闭起双眼。

一双柔软厚实的手掌在她后背上下游动。

这双手又像往常那样，突然从两边胳肢窝下伸向胸脯，轻轻按住她的乳房，她浑身酥软，涌动着欲望的浪潮。

“你真坏。”她不去掰开这双手，尽量让它多待一会儿。

门上笃笃响了两下，她猛一惊。

方才是蒙眬中的幻觉，她心里呼唤着丈夫，你就进来吧，让冲击身躯的水波变成真实的双手。

蓝天霖没有推开门，淡淡撂下四个字，“你的电话。”

蒋远帆平静下来，“我怎么没听见，谁来的？”

“时英。”

蒋远帆伸手抓起浴缸一侧墙上的话筒，话筒里的声音很响。

“老妈，找你好难啊。”

“你这个戏拍得不错啊！”

“谢谢老妈的夸奖，这个戏中央台就要播放。”

“妈妈祝贺你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好好休整休整。”

“老妈，我要趁热打铁，再拍它 60 集。”

“不要头脑发热啊。”

“老妈，这个戏有卖点，一个台商愿意投资，我在筹组一个上规模的拍片公司，最近要收购一厂，把盘子做大。”

“要做大老板？”

“老妈，民营企业要大发展，机不可失，要有大手笔，大上才能大赚。”

“你就好好干吧，我祝贺你成功。”

“老妈，我们启动资金还有一点缺口，需要你支持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500 万。”

“你把妈当成贪官污吏了？哪来这么多钱！”

“不要说得这么难听嘛，我不是要老妈从口袋里掏钞票，是要借老妈的面子。”

蒋远帆不响。

“老妈，你跟吴行长是中央党校同学，他儿子转学是你帮的忙，你打个招呼，请他批一笔贷款，现在讲的是利益互动，这点忙他总该帮的吧。”

“你啊，一点不像你哥。”